

黑灰江边的 孢子

丁力 ■ 著



黑龙江的

豹子

丁力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边的狍子/丁力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5

ISBN 978 - 7 - 5426 - 3548 - 8

I. ①黑…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9163 号

黑龙江边的狍子(知青日记改编的中篇小说)

著 者 / 丁 力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6.3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548 - 8 / I · 518

定 价 / 20.00 元

孢子印象

北方人没几个不知道孢子的。孢子吃草、长得像鹿，草黄色、短尾巴、尾根下是白毛。有句歇后语“孢子屁股：白腚（定）了”。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一句话叫“傻孢子”，常常是在挖苦一个老实憨厚又傻乎乎的人时用的。

孢子的确傻得可爱，有位司机夜里开卡车撞了一只小孢子，断腿的小孢子看到人们围着它，疼痛、惊恐得发抖。“我不想撞它，可前大灯一照它就不下道了。送给动物园吧？瘸的。只好杀了。”

孢子肉全是瘦的，比牛羊马肉好吃。据说“有温暖脾胃、强心润肺、利湿、壮阳及延年益寿之功效”。孢子能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地里歇息，它的毛皮非常保温，用鄂伦春人做成的孢皮筒被，可以赤身睡在冰天雪地里。鄂伦

春猎人是最了解狍子习性的了，即使射击位置不利第一枪打不着也不要紧，狍子跑一段后一定会停下来回头张望，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吓了一跳，于是猎人再稳稳当当地补上一枪，准灵。

狍子这么傻，这么温驯，每天都有被狼吃掉或被猎人打死的危险，但为什么不绝种呢？原因就是它能吃苦。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风把大小兴安岭的山坡吹得极其寒冷，齐膝深的雪盖住野草，只留一点干黄的草尖，柞树上倒有一些枯叶，能吃到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但狍子能够忍受这种凄凉而残酷的环境，而且一到春暖花开时节便会有小狍子诞生。

其实下乡知识青年里也有像狍子一样的人，单纯、专一、朴实、执著、耐劳、顽强、向上。他们曾在那个时代把青春的热血像狍子一样天真而无奈地洒向田野和山川，并且开出了星星点点的小花。

孢子印象 / 1

第一章 寒冷的冬天 / 1

第二章 青年大宴会 / 27

第三章 五彩大自然 / 41

第四章 地营子里的故事 / 55

第五章 祝会计和邵先 / 63

第六章 为了粮食 / 81

第七章 石矿的故事 / 95

第八章 护秋 / 119

第九章 黑龙江上的故事 / 125

第十章 劳模大会 / 147

第十一章 运动会 / 153

第十二章 回县城 / 167

第十三章 大学梦 / 177

第十四章 再看一眼 / 185

后记 / 197

第一章

寒冷的冬天

1-1 寒夜巡逻(1968. 12. 17)

后半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一队人沿着黑龙江边悄悄地移动。基干民兵连长打头,后边跟着七八个社员。只有连长扛的是支真正的大杆枪,其他人都是木枪、铁叉、斧子和铁锹。上边说最近某些村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气焰嚣张,山里还发现了信号弹,可能有特务在活动,作为中苏边境要地,必须要加强警惕,夜间要派民兵巡逻。于是全村民兵加上刚从蓝河县城下来的30名知识青年,按每天前半夜一伙,后半夜一伙的排上班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干活,所以都愿意摊上前半夜。本来这属于机

要活动,最好是有资格拿枪的基干民兵。但人手不够,一般民兵也上。后半夜人手就更不够了,就连唐木这种出身不好的也都拎根棍子什么的凑数去了。

初冬的深夜寒冷,野地坑坑洼洼绊脚。白天的活儿挺累,刚睡三个钟头就起来,很困。下乡青年虽然年轻,却远不如当地老头能熬。远山传来一阵阵的狼嚎,声音凄惨、瘆人。书上写的“鬼哭狼嚎”原来是这种声音!老乡说那边山上有狼群,叫“狼山”,十来年前屯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大白天上山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是让狼吃了,光剩一些骨头了。一个人走危险,不过巡逻组有枪、人多,啥事儿都没有。

今天巡逻组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人,他是刚来的下乡干部邵先。邵先 22 岁,高三时曾带领造反团先遣队冲进“蓝河县公检法”,后来挤到公安局当上了个工作组副组长,拿枪、抓人、审案子他都行。他个儿也高,长得就像电影里的正面人物,一看就是一个将来能当官有出息的那种样儿,不久就跟县革委会里一个不小的官的小姨子结婚了。别人上山下乡,他却当上了个小干部。不过这位喜欢伸张正义、血气方刚的年轻小干部老改不了好造反的老毛病。站住脚了还不赶紧拍拍上边的马屁再往更高地位上拱一拱,他却给上边的领导写大字报。正好单位

里下放干部人数凑不够，领导说他“趁年轻时到广阔天地锻炼锻炼对将来发展有好处”，就下去了。这一下去也不知何年何月回来，这下放干部身份和那些下乡青年有多大区别？自打结婚以后他们小两口就从没停止过吵嘴，这回媳妇说什么也不跟他下去，还说要离婚。

他进老江屯的第二天就赶上这次巡逻。本来他的心情与唐木一样都是十分沉重而忧伤的，不过他刚刚听过村革委会主任严贵宏介绍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几个重点专政对象，尤其还告诉他一个秘密的而又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消息对于村领导们来说无疑是麻烦和负担，但邵先却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立功机会。一旦事情如此，并且是由他查明的，此案将震惊全乡全县，不，也许震惊全国，可能连党中央毛主席都能知道！有了成绩，就不仅仅是个回县城的问题了，到那时，她爱离就离，漂亮的有的是！他相信自己的侦探能力，决心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屯子里打个出色的伏击战。其实，人只要有了奋斗目标就会挺起精神来，听着狼叫的邵先倒像是听到敌军号角的战士，准备发起保卫革命大好形势的冲锋了。

同样是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荒野夜晚，唐木却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别人是身上冷，唐木是从心里冷，凄凉的冷。这时巡逻组的人也累了、也困了，于是在村外看大田

的一个破房框子里歇个脚。房子没窗没房盖，民兵连长在地面中间，围几块断砖头凑一把干草和树枝生起火来。邵先借着火光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唐木。唐木 19 岁，中等个儿，偏瘦，从他脸上还多少能看出他是城里来的下乡知识青年模样。如果光看衣服，就冲那窝窝囊囊补丁擦补丁的棉袄棉裤，根本就看不出跟当地农民有啥两样。其实他们以前都在一个学校上学，邵先高三时唐木高一，偶尔也见过，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大乱了，人也都大变样了，如果不是村主任告诉他，即使走个对面也看不出他就是唐木。

记得原来唐木不这样，家里有钱，还雇了个苏联保姆，娇生惯养的，穿的也洋、学习也好，全校有名，属于“走白专道路”的那种类型。他爹更有名，医术好，全蓝河城加上周围屯子没有不知道唐大夫唐院长的。要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谁能发现他其实是个反动学术权威、是个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说阶级斗争那是相当的复杂，他表面上号召全院学习外语，那实际上是为了培养他的反动接班人；他表面上收集医学文献到深夜，谁知道他收集的是什麼鬼情报，说不定他是利用半夜三更给美蒋苏修打电报。他为什么几十年呆在这个极其寒冷的边境小县城不走，是为了维

护边疆人民的身体健康吗？不！他是在执行反动主子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从表面上看，他看病时上到军区司令地委书记、下到普通工人郊区农民都一视同仁，其实那都是为了掩人耳目、掩盖他的特务活动！如今这个披着名医外衣、深深地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狡猾敌人终于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被革命造反派揭露出来，经过多次严厉批斗数次抄家后关进远离边境的监狱，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

不过邵先也记得自己小时候曾得过重病，半夜敲唐大夫唐维朴家的门，被这个阶级敌人救过命，但这些没必要让其他革命同志知道，当然也不能告诉眼前这个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好比大浪淘沙，你唐木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咱们就是战友，如果是站在十字路口，我就应当拉你一把，如果你执意同情你老子今后就没好过，如果你也走反动道路那是螳臂当车白费力气，如果你跟你爹一样从很早起就是一个潜伏下来或发展过来的特务那就不客气了。当然也有一种极其意外、极其特殊的可能：那就是他父亲后来判明并不是真正的特务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反动学术权威兼走资派，但唐木本人在这场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开始仇视革命，并选择了一条与党和人民为敌、投靠国外反动势力、甚至为苏修充当走卒的不归

之路。

邵先对自己客观而完整的分析感到十分满意，他感到担子沉重、艰巨而光荣。烤完火，巡逻组又要上路了，大家都往火堆上撒尿熄火。邵先的思路被打断，他发现唐木是磨磨蹭蹭地解开棉裤，而且他的尿比别人少而黄，于是继续思索起来：为什么唐木经常一个人上山？如果是为了套孢子为什么晚上也出去，他为什么不怕狼？并且，根据知青中的造反派小头头褚卫东的可靠记录，那天在唐木出发前半个小时有人发现狼山方向有一颗黄色信号弹划过天空，这里面有什么联系。莫非我们中间，甚至这个小小的巡逻组里就有狼？“黄色的脸、黄色的尿、黄色的书包、黄色的帽子、黄色的手套、黄色的信号弹……”，邵先陷入深思。

1-2 冰门火炕

在离中苏国界线六百多米的黑龙江岸边，老江屯村民为插队知识青年盖了一个大房子，男宿舍和女宿舍连成一行，堵头还横一个大食堂，形成一个L形，人们叫它“拐把房子”，虽然跟老乡住的房子一样都是泥土墙、茅草顶的结构，但它是全村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男宿舍的炕

也是全村最长的，能睡下三十多人。

蓝河第一中学来的这 20 个男生和 15 个女生，被县里的大卡车送来，被村里的锣鼓声接下。夹道欢迎的老乡们，用他们驮惯了黄豆麻袋的背，把一个个装满“知识”的大行李送到热炕上。天黑了下來，拐把房子的烟筒升起了一缕炊烟，青年食堂蒸出第一屉苞米面窝窝头、熬出第一锅土豆白菜汤。晚饭后、油灯下，由革委会主任介绍村里阶级斗争形势和生产概况。从 1968 年 11 月 22 日这天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开始了。

这里是北纬五十多度，比中国的“北极村”“南”不了多少。冬天夜很长，最低温度零下四十多度，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顺着黑龙江河谷灌过来，直吹岸边高岗上的拐把房子。门上很快就结满了冰霜，再也关不严实了，冷风透过手指宽的门缝吹进来，把门口的大尿桶都冻上了。尿桶放到门缝边其实是挺明智的，不光是不臊，知识青年们还算过：1 克 35 度的水变成冰要放出 115 大卡的热量。不过他们没算过，整个冻透的黑龙江是 20 个小伙子尿的多少倍。

还是当地老乡有经验：“门上钉上麻袋片、把炕烧得热热的”。但是“钉麻袋片太难看，像要饭人家”，白瞎了“拐把房子”的风度，“宁愿透风也不能钉那破玩意儿”。

于是猛烧炕。抢睡炕头的后悔了，烫得睡不着，而睡炕梢的还嫌凉。睡炕头的嚷嚷：“你们谁怕冷换换？”没人换，睡炕头的只好铺厚点忍着。半夜，有人大叫：“着火了！”炕头有条厚棉褥子被炕烤着了，火苗往草棚顶上蹿，人们慌忙用笤帚捂、端起没倒的洗脚水往上浇，明火很快被镇压成暗火。旧棉花套子的烟很大，呛得人们必须伏到炕檐下才能透过气来。隔壁的女青年虽然没见到火苗，但闻到了浓烟：“赶快开门放烟呀！”但门冻上了，门缝边的尿桶也冻在地上挪不动。

“谁长歪了老往桶外尿！”“斧子！快拿斧子！”

1-3 吴福河(1969. 12. 28)

“吴福河上吊了！”革委会正在召集全体下乡青年开会商量晚上批斗吴福河的事，突然外面有人喊起来。大家一惊，立即停止了开会，向村东头吴福河家跑去。唐木跑得最快，第一个冲到吴福河家的泥草房前，他猛地推开破木门，只见阴暗的屋里有人脸色灰白伸着舌头吊在梁上。吴福河是站在炕沿上把绳子套到脖子上，然后两脚往炕外一蹬就腾了空了。他死的姿势是勾弯着腿的，其实他个子挺高，只要伸直腿就能够着炕沿，说明他是真想

死的。唐木看到这情景愣了，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时第二个进来的当地壮小伙桩子喊了一句：“快！堵住屁眼能救活！”说罢一把抱住吴福河的双腿，又腾出一只手按向吴福河的臀部。唐木恍然大悟立即跳到炕上往上够，去解勒在他脖子上的绳子，但解不开。这时其他人也进来了，有人把吴福河家的一把菜刀递了上来，唐木接过刀向吴福河头上的绳子割过去，绷紧的绳子立即断开，吴福河瘫落到桩子怀里，又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放到地上。人还是软的，但身上已经没多少热气了，看来是死了一两个小时了。

唐木也奇怪解绳时为什么没害怕，其实他小时候胆子很小，怕天黑、怕蛇、怕鬼，尤其怕死人，街上有谁家死了人他绝对不敢进去看，如果是上吊死的，他会想象有一个舌头伸很长的鬼到处抓人，于是吓得他连那趟街都不敢过了。同桌赵保家嘲笑他“还赶不上个女的”。他自己也觉得将来要想当个医生什么的没点儿胆量还真不行，于是暗中订了一个锻炼胆量的计划，同学放学回家后他也不走，一直等到天黑。学校南边挨着一大片坟场，里面有许多散乱的土坑土包、歪歪扭扭的石碑木牌、裸露的棺木和白骨，据说从前还枪毙过大烟犯，白天常有乌鸦在盘

旋，到了晚上便只听得树叶沙沙响。

头一天天还没完全黑，他就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坟场边儿，绕过一个臭垃圾堆和一些粪便，犹豫一会儿后接着往坟堆里走。他感觉脚踩的乱草下面似乎有许多尸体，好像会有蛇从尸体里窜出来，他硬着头皮走了十几步便再也不想走下去了，掉头便往回跑。回到教室定下神一想，今天进步不算小，竟然一个人傍晚走进坟场 10 米，明天将走 20 米，循序渐进，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早晚有一天会自由地穿越坟地。到那时，晚上领赵保家来兜圈吓唬吓唬这小子。第二天果然轻松走过了 20 米，这时他突然踩到一根弯弯的枯树枝，踩这头另一头就翘起来像根骨头一样，他的腿开始发颤，不过还是沉住气了。他借着月光弯下腰壮着胆儿仔细一看，“哎呀妈呀！真是一根苍白的肋骨！”他赶紧退出坟场。第三天他真的打怵了，一想到晚上那可怕的行动，连老师讲的课也听不进去了。不过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未来的革命接班人一定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才行。“坚持就是胜利！”

这一天天更黑了，隐约地能看到坟头和晃动的树影，他躲过几个更可怕的地方走到乱坟地的中间一带，黑暗中眼前出现一片密草，他便把腿迈向草稀一些的小块空地，突然地面软得像一层纸壳，陷了下去。他立刻意识到